



以文字为桥 与城市共成长

贺《宁波晚报》三十华诞

□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书记 沈伟其

三十年,于历史长河或为一瞬,于一份与城市同频共振的报纸,却足以酿出醉人的情深意长。在此,我谨代表宁波诺丁汉大学,献上我们最真挚的祝福。

作为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,扎根宁波二十余载,我们的成长轨迹多次被晚报的笔与镜头温柔定格。晚报记录的,不仅仅是师生们在科研转化、学术探索、文化交流等领域喜结硕果的动人瞬间,更是这所校园与宁波这座城市日益深厚的血脉联系。

我常感念于晚报在报道中的“温暖的洞察”。前不久,学校执行校长乔纳森·加里波第教授接受专访,报道不仅呈现了学校的办学成就,更深入一位国际教育者的内心,倾听他如何理解宁波的开放与包容,传递了他将这里视为“第二故乡”的动人情感。

在2025中国浙江·宁波人才科技周上,校地共建的宁波市高校技术转移中心揭牌启动。晚报以深刻的洞察,将高校科研力量化作城市发展动能,编织出一幅连接全球智慧与本地产业的创新图景。

同样的温度还体现在晚报对我校年轻学子的关注中。当李正汉将玩具熊送上2.8万米高空并迅速引发全网关注时,晚报并未止步于对这一新奇事件本身的呈现,而是敏锐地捕捉到幕后那曲折却永不言弃的航空航天梦,让年轻的探索与高校的赋能在叙事中相互辉映。

此外,晚报还以细腻的笔触,记录了宁诺“国际交换生寄宿家庭项目”如何将意大利学生安娜为代表的国际学生从文化的“游客”转变为宁波家庭的一员,让文化的边界在朝夕相处的温暖细节中悄然消融。

这样的报道,让一所大学的国际化和一颗融入本地的心,变得可知可感。尤其对于我校来自全球各地的外籍师生而言,《宁波晚报》不仅是了解本地新闻的窗口,更成为他们感知中国脉搏、融入宁波生活的一把钥匙。报纸上鲜活的城市叙事、深度的文化解读以及温暖的民生故事,为他们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底蕴与现代活力,提供了最真实、最生动的文本。

从薄薄一张纸到融媒万千象,变化的只是载体,不变的是晚报作为“城市时光记录者”与“民生福祉守护者”的担当。这份担当,与我们教育者“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”的使命,虽领域不同,却精神相通。我们都致力于播种未来,都渴望与脚下这片土地共同成长。

祝愿《宁波晚报》如校园里的四季草木,葳蕤长青。期待下一个三十年,我们继续携手,以文字为桥,共同书写这座国际港城更多的精彩故事。

让每一份善良与美好 都能被看见

□林萍

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宁波人,更是《宁波晚报》三十载风雨兼程中,一名普通却忠实的读者、一名曾被温暖记录的当事人。

还记得很多年前,《宁波晚报》就走进了我家的客厅,成了家人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陪伴。那时的报纸,版面不算花哨,却字字句句都贴着宁波的地气——街巷里的新鲜事、邻里间的暖心事、城市里的发展事,都被记者们细腻捕捉,娓娓道来。我总说,读《宁波晚报》,就像听一位熟悉的老友讲故事,亲切、实在,能读出宁波这座城市的温度,也能感受到身边人的善意。

而我与晚报的缘分,更有着一份特殊的羁绊。多年前,我为素不相识的孩子捐献肝脏的事情,被《宁波晚报》的记者知晓并报道。那篇报道没有华丽的辞藻,却真实记录了事件的来龙去脉,记录了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守望相助。让我没想到的是,报道发出后,不仅有更多宁波市民关注到公益捐赠,还有许多素未谋面的朋友通过晚报找到我,表达关心与支持,甚至有人因为这篇报道,也萌生了参与公益的念头。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,《宁波晚报》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,更是善意的放大器、正

能量的传播者。它用文字搭建起一座桥梁,让个体的微光汇聚成炬,照亮了城市的每个角落。

三十年来,我看着《宁波晚报》一步步成长蜕变:从单一的纸质版,到如今融媒体时代的多元呈现;从记录城市变迁,到见证民生改善;从传递温暖瞬间,到引领社会风尚。不变的,是它始终扎根宁波、心系市民的初心,是它用真实、客观、温暖的笔触,记录着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心跳,守护着每一份平凡的美好。这些年,我依然习惯每天关注《宁波晚报》,无论是报纸上的铅字,还是手机端的推送,总能在其中看到熟悉的宁波元素,感受到不变的城市温度。它就像一位忠实的伙伴,见证着我的生活点滴,也陪伴着宁波这座城市从青涩走向成熟。

如今,《宁波晚报》迎来了三十岁的生日。三十载栉风沐雨,三十载薪火相传,这张报纸承载了太多宁波人的记忆,也书写了太多宁波的故事。作为一名普通市民,我要感谢《宁波晚报》,感谢它三十年来始终坚守初心,为我们带来真实的新闻、温暖的故事、前行的力量;感谢它让每一个平凡人的声音都有机会被听见,让每一份善良与美好都能被看见。

晚报三十岁啦

□李亚儿

《宁波晚报》三十岁了。我与它的初见,是在1995年,家里订了《宁波晚报》。副刊栏目的文章没有华丽辞藻,都是街坊邻里的家长里短、街头巷尾的日常琐事,读着就像坐在巷口听阿婆聊家常,字里行间都裹着烟火气。

那天我指着副刊跟先生说:“这样的文章,我也能写,说不定能发表。”

“你?文字太浅,文史哲又懂多少?咋可能变成铅字?”

先生的“小看”像根细刺扎在我的心里:我偏要写,偏要让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。

第一篇稿子是《一双布鞋》,是我初中时最暖的记忆。那天放学下着大雨。我怕弄湿新买的胶鞋,把鞋夹在胳膊窝里,光脚往家跑。到家才发现,那双鞋早没了踪影。母亲的惩罚很直接:“鞋丢了就光脚上学。”此后一周,我踩着石子路上学,脚底硌得通红。

二妹心疼我,偷偷翻出家里的碎布旧衣,跟着隔壁的婶婶学做鞋。她把碎布一层层按样稿叠好,一针一线开始纳千层底。线拉得太紧,手指被勒出血,她就含在嘴里吮一下。整整一个月,在婶婶的帮衬下,做出了一双黑布鞋。我穿上还留着她手心温度的布鞋,眼泪就掉了下来……

我把这段往事翻来覆去改了五遍,才

用钢笔端端正正誊在文稿纸上,仔细折好,贴上8分钱的邮票,投寄到永寿街6号。

一个月后,信箱里躺着一封宁波晚报的信。我捏着信封手都在抖,拆开才发现,里面是一份晚报,副刊栏目里,《一双布鞋》赫然在目!我举着报纸冲进家,献宝似的递给先生。他逐字读完,嘴角慢慢翘起来:“嗯,写得真不错,比我想的好。”

我的写作之旅就此开始了。菜烧到一半想起故事就记在手心上,儿子哄睡后就在台灯下继续写稿。每次领到稿费,我都要拉着儿子:“走,妈妈给你买《安徒生童话》。”儿子慢慢长大,也成了《宁波晚报》的小读者。每天放学回家,第一件事就是翻看晚报,嘴里念叨:“今天有没有妈妈的文章呀?”

如今,晚报发起“我与晚报三十年”的征文,我又像三十年前那样,一字一句地记录这些藏在时光里的故事。现在不用再贴邮票,指尖轻轻一点就能发送。可等待的心情,却和当年一样——既忐忑又期待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拆开信箱、看见自己名字印在报纸上的午后。

三十年匆匆而过,《宁波晚报》也从油墨飘香的纸张,变成了手机里随时可读的电子版面。唯一不变的,是那份“接地气”的温度——它装着我的故事、我的成长,也装着一代宁波人烟火缭绕的岁月与记忆。